

“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机制创新

甄晓英¹ 马继民²

(1. 兰州城市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正逐步形成,新形势下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创新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机制,是西部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趋势。西部地区不能简单地复制沿海地区的经验,应在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完善双向投资布局机制,强化金融创新机制,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构建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关键词: 西部地区; “一带一路”; 对外开放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7)01-130-135

一、引言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开放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央在新形势下顺应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立足国内,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具综合性的国家开放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从“不平衡”战略向“平衡”战略发展重大的转变,是我国区域开放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在提升东部开放水平的同时,也加快了向西开放的步伐,塑造对外开放的新格局。^[1]

二、“一带一路”战略重构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涉及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达 44 亿,占世界人口的 63%,沿线 GDP 规模超过 21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总额的 29%。沿线大多国家和地区处于经济发展上升阶段,是世界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新兴经济带。目前,“一带一路”国内核心地区包括我国中西部地区 16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战略支点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覆盖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和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其战略重点是向中亚、西亚开放,延伸至欧洲地区。

“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将陆、海两个各具特点的丝绸之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内融通东中西部,对外融通欧亚大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以

作者简介: 甄晓英,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关系;马继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资源环境。

经济合作为核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的发展内涵,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综合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西部地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筑起了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 西部地区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

西部地区本身就具有向西面欧亚大陆开放的天然优势,如西北地区的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与俄罗斯、蒙古、中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家接壤,历史上就存在边境贸易,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方面也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再比如西南的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也具有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区位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使很多西部内陆省份成为国际物流通道的节点,从末梢到节点的区位转变,为内陆省份创造了新的竞争优势。2016年9月国家批准了四川、重庆和陕西3个西部省市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填补了此前西部没有自贸区的空白。陕西省通过改革试验,积极打造西部地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将探索内陆地区改革开放新路径;四川省将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江协同开放;重庆市自贸区则肩负起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的重任;而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西部省区,凭借其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撑。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对外开放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已由“内陆腹地”变为向西开放的新前沿。^[2]

(二)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理念呈现新变化

1. 由沿海开放带动变为主动开放。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都是东部地区带动下的被动开放。“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5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208%,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增长动力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是为了实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而进行的主动的开放,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正日益加快。

2. 由单一开放向双向交互开放转变。“十二五”以来,西部地区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 294%,

外贸进出口逐步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出口与进口的双向平衡格局正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建设注重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改变了以往单纯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等要素单向引入的态势。更加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注重推进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

3. 由获取当前利益向互利共赢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联通了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板块,更加注重加强各国之间发展联动、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关系,这就构成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现实基础。目前西部地区在能源、产业、技术、资金和市场上具备比较优势,可以与沿线国家在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沿线区域合作的贸易流、产业带、联通网、人文圈。

(三) 制度创新成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重心

“一带一路”战略正成为西部地区聚合各类资源、提升区位优势的现实推动力。西部各地政府都对“一带一路”建设释放的“发展红利”有较高期待。然而,“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在新的形势下,其内涵、特征、支撑体系和政策工具选用与我国对外开放初期的政策体系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开放更加注重构建公平竞争的内外资发展环境,以前传统的土地、税收、要素价格、资金补贴等优惠形式,其运用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当前深化改革政策体系作用下,“一带一路”建设会带来地区制度层面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将倒逼西部各省区政府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更为理性的政策预期,把对外开放的重心放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营造环境、提供服务、培育需求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突破阻碍“五通”的体制机制束缚,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不断推进要素流动便利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

(四) “一带一路”战略赋予西部各省区对外开放新的战略定位

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国内段核心区,“一带一路”战略在对西部地区发展提

供有利契机的同时,也赋予西部各省区市新的定位。陕西定位为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和桥头堡”;新疆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主力军,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甘肃凭借区位优势、特色产业优势承担起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建设;宁夏和青海作为西部内陆少数民族聚集区,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和战略基地;内蒙古发挥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成为“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西南地区各省市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交叉点,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承南接北、通东达西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如四川依托其现有的国家级战略平台,正着力打造全域开放新格局;重庆则利用“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和两个保税港区和自贸区打造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云南也正着力打造“一带一路”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和窗口。西部各省份在“一带一路”战略对外开放中重新定位,将推动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重塑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新形势对加快创新对外开放机制提出新要求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纵深推进,国际国内环境也在发生着深刻改变,西部地区正面临着世界经济调整修复、国际贸易规则重构和我国比较优势转换“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加快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机制创新,是西部地区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 创新对外开放机制是西部地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从国际形势来看,一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修复期,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不足,全球性产能过剩问题加剧。世界经济格局分化态势明显,呈现“双速增长”和“双向分化”。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相对较好,欧盟、日本经济可能长期低迷,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困难和风险明显加大,而中国经济虽保持中高速增长,但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西部地区只有加快对外开放体制和机制创新,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竞争优势;二是全球正面临着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构造期。发达国家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 TPP、TTIP、TISA 等贸易协定,都将推行标准

更高的贸易规则,而发展中国家也积极谋求更大的话语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将进一步增大。这就要求西部地区抢抓“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创新对外开放机制,形成与当前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对外开放新体制;三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孕育突破,西部内陆地区面临比较优势转换期。当前,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的速度已经放缓,而西部地区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发展加工型贸易的空间也大大收窄。这将倒逼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引进来的同时,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重塑竞争新优势。

(二) 创新对外开放机制是应对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国内发展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经济新旧常态转换过程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实现经济转型调整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举措。在此背景下,对外开放新战略,一方面着力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好外部市场和资源,加速结构升级,重视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合作共赢的开放新格局。这就要求西部地区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机制。

在新常态下,虽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前景依然广阔,但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供需结构和要素配置,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这是新常态下结构优化的最有效机制。西部省区普遍存在传统产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经济长期依赖重化工产业和资源型产业,水泥、钢铁、玻璃、电解铝等行业去产能任务重的问题。同时,西部地区产业外向度较低,对外贸易规模较小,进出口商品结构性问题突出,低附加值的商品比重较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在利用外资方面,西部地区外资主要流向第二产业,而一、三产业利用外资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西部地区吸纳国际高端要素的能力依然偏低,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弱,对外开放体制障碍较多等问题依然是制约西部地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进一步破解对外开放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就必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避免产业产品多层次和趋同化问题,更要在创新对外开放的新机制体制上取得的突破。

(三) 创新对外开放机制是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内在要求

从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开放实施的效果来看,目前已呈现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对外开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共吸引外资 528 亿美元,比前 5 年增长了 85%。如西部省区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动下,外向型经济取得较快发展,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升。兰州新区、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三大战略平台建设,全方位提升了该省对外开放水平。2015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同比实现了正增长。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全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全省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61%,目前,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7 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对外人文交流和对外经贸活动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领下取得重大突破。然而,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仍滞后于东部省份,需要进一步创新完善对外开放新的体制机制。一是目前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多局限于利用政府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层次,对外贸易不能完全与国际规则接轨,因此,很难去参与制定国际贸易投资的新规则;二是对外开放的体制和机制不够灵活。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够强,如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招商引资模式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开放新形势;三是对外开放环境、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外管理体制多元,政策的系统性差,政务服务水平低,对外投资审批缺乏效率和透明度等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西部地区对外开放进程。

现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和发展,西部地区既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大势所趋。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西部地区对外开放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格局,具有全新

的发展定位,新形势要求西部地区必须加快以自由贸易区为重点的载体建设。目前重庆、四川、陕西三个西部省市已获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后自贸试验区模式有望在西部更多地区复制推广。西部各省区市应依据自身比较优势积极推进自贸区的申请和建设,营造便捷高效的自贸区建设环境,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创新机制。

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方面,而其本质实际上是对外开放的机制上的差距。“一带一路”建设将倒逼西部地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因此,谁先打通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梗阻,谁将赢得优先发展权。从重庆两江新区的实践可以看出,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西部地区同样可以成为内陆地区的开放新高地。^[4]

四、挖掘“一带一路”建设红利,创新对外开放机制

当前,西部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多方合作、实质推进的新阶段。基础设施方面,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正在推进实施;经贸合作方面,自贸区谈判、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及毗邻区规划编制也在稳步推进;产业投资方面,工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和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扩大了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能源资源合作方面,油气、火电、水电、核电及矿产等重点项目正在抓紧建设;金融合作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债券基金等已启动实施;区域发展方面,一批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正在全力打造,“引进来”与“走出去”互动并进、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西部地区各类资源的聚合,成为西部地区未来重大的政策红利。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将为西部地区带来多产业链、多行业的投资机会,进一步释放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潜力,形成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因此,西部地区应把握国内外有利形势,以“一带一路”战略为重点,以机制创新为着力点,以全方位开放为支撑,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5]

(一) 接轨国际规则,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

1.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全面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推动外资项目管理模式转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积极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全面报告+有限许可”的新型外资审批管理制度,对接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有序放开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完善外商投资监管机制。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争取国家援外项目,带动西部地区产品、技术、服务出口。

2.加快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推动贸易投资融资便利化。探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制度,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区域通关一体化进程,与外省关区开展通关协作,建立电子口岸、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为一体的跨部门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推动外贸通关便利化,推进联检单位实现“一站式作业”和电子口岸平台、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主动服务外贸企业。

3.加强“走出去”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发展。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保险、外汇、退税、融资、法律等服务。完善相应评级管理措施,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在报关、检验检疫、退税等环节设立“绿色通道”。加强对重点市场相关法律、准入政策、技术标准等的制定发布,积极为企业提供政策、金融、法律和风险预警方面的咨询及信息服务。^[6]

(二)构建“走出去”战略新机制,完善双向投资布局

西部地区应在积极有效引进外资、吸引集聚国际优势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不断提高开拓国际市场,提升资源和市场配置能力,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在引进来方面,在积极引进资金的同时,还应重点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技术人才。利用国家和省级新区、开发区等平台设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吸引中亚、南亚和东欧等国家的金融企业入驻西部地区,将中心城市打造为丝路经济带的金融中心。大力引进高端制造业资金和技术,对现代服务业开展对外开放试点,进一步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逐步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开放。

在走出去方面,突出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减少行政审批,为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提供便利化水平,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加快培育西部地区的跨国公司,扶持一批规模大、品牌强的龙头企业,利用资源和产业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对接,推动装备制造、新能源、工程承包、轻工建材、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等领域企业走出去开展合作。扩大经贸、运输、电信、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推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中式养生健身、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教育文化等西部特色贸易,提高西部地区商贸服务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竞争力。

相对于对外贸易而言,双向投资是对外开放的更高级形态。因此,要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在丝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外资源开发加工基地、产业园区和经贸合作区。选择龙头企业作为向西开放的“先行军”,并将开采技术、冶炼技术、提纯技术、转化技术、矿山生态保护技术等作为重点合作内容,在境外合作建设生产基地。面向中西亚市场需求,建设清真食品、民族工艺品、日用消费品和建材生产基地,重点推进西部地区餐饮和保健品文化中心及境外酒店经营业务项目。发挥技术优势,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推广示范基地,扩大技术输出。^[7]

(三)强化金融创新,赋予对外开放新内涵

1.要加强金融对外开放与合作。积极构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基金、财务、期货等金融机构体系。借助多种金融手段,大力引进、培育、发展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等机构投资者。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跨区域合作与交流,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格局。

2.借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模式,研究丝路基金运作规程和操作实务,不断创新西部地区投融资模式,为向西开放提供金融支撑。

3.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积极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扩大融资规模。大力实施企业上市培育工程,加快企业上市步伐,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4.强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不同类型的涉外企业和建设项目的信贷需

求特征,深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提供个性化、多元化、专业化的金融产品。^[8]

(四) 拓展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空间

1.大力培育发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信息产业、电子商务、服务外包、文化旅游、会展经济、医疗保健、通用航空、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业,重点吸引国际服务业知名企业、知名品牌。积极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重点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项目,进一步带动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积极鼓励外资在西部地区设立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和地区总部。

2.创新外资利用方式,拓宽境外投资的新领域。多种形式利用外资,重点以直接投资为主,综合采取跨国并购、产业投资、境外融资、风险投资、金融合作、绿地投资等多种形式开展投资。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商贸、养生、中医、武术健身、检测认证和中介服务等领域投资。吸引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在西部设立金融分支机构,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地方银行、股权投资基金、金融租赁、消费金融、期货等机构。积极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推动与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

3.瞄准重点国家、重点地区,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发挥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省州的友城关系,重点培育“支点国家”,充分挖掘国际友城潜能,找准项目合作的切入点,把重点经贸项目合作与科技创新合作紧密结合,建设若干个地区境外经贸产业园区,形成一批农业、工业、商业等具有特色的“双边合作样板”。加快境外资源合作开发,推进大型合作项目在能源、原材料领域的合作。^[9]

(五) 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新机制

1.构建协调创新机制。在国家层面,应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本着求同存异、互谅包容的原则,加强对话与协商,促进跨区域合

作机制的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

2.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西部地区毗邻省区的跨境合作协调机制、地方政府会晤机制。充分利用对话会、合作论坛等多双边机制,加强与中亚西亚、中东欧国家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在沿线国家商务代表处作用,拓展对外交流渠道。建立西部地区商品洽谈展示中心,作为西部地区产品“走西口”的延伸基地。发挥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省州的友城关系,加强西部各省区沿线支点节点城市与沿线国家的对接联系。

3.构建开放平台创新机制。加快西部地区自贸区建设,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进一步落实西部省区的战略合作协议,探索建立外贸出口生产加工基地,共同开拓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市场,依托各地的国际节会、自贸区等平台着力打造对外开放战略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15-16.
- [2]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月刊,2014(11):5-8.
- [3]魏杰,杨林.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改革[J].经济纵横,2015(6):1-5.
- [4]朱智文,杨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西北地区向西开放战略选择[J].甘肃社会科学,2015(5):193-197.
- [5]周民良.“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兴边富民进程[J].甘肃社会科学,2016(1):67-71.
- [6]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
- [7]韩永辉,邹建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J].国际贸易,2014(8):26-28.
- [8]张荣楠.全面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水平[J].宏观经济管理,2015(2):23-24.
- [9]陈耀.“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与推进思路[J].中国发展观察,2015(1):54-56.

[责任编辑:唐少奕]